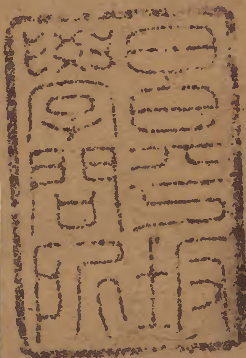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卷六十六七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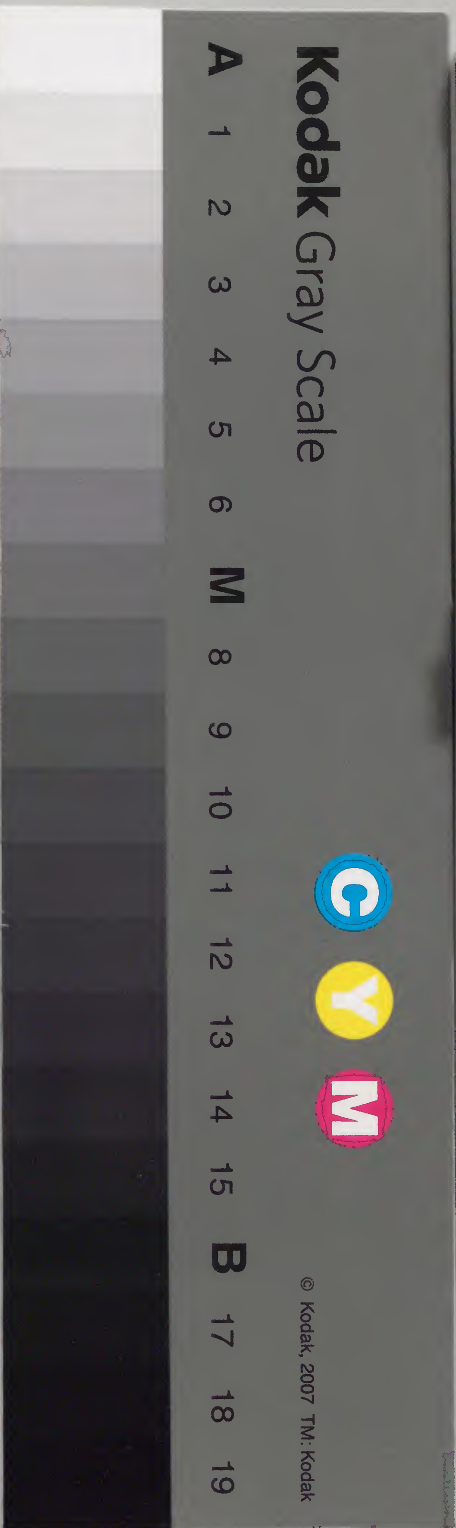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二	一	八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八
二	一	八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25 )	
函號	298	252

二十五











重鰲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六

易二

綱領

正之下



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  
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此易之大意如此謨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  
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  
開物成務者也人傑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蠢然而已事事都

卷六十六



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  
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  
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  
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  
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澗水西只是對洛而  
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  
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  
之淳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  
著龜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  
皆見得是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

事事理會得古人過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此  
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  
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  
如此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理即此是易之用人人  
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若似後人事  
事理會得亦不待占蓋元亨是示其所以為卦之意利  
貞便因以為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  
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正  
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  
馬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至  
於他卦却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



卦畢竟在占法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

問易以下筮設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設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時事皆卜筮故可以設教後來知此者衆必大事方卜可李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又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女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

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存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道夫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



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坊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節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文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蓋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三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以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

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廣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其便說道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氣力與他分祈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



無許多氣力分疎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  
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  
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  
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  
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看文言與係辭中數段  
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  
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看那至  
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  
說學詩乎興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  
讀坊但看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個去教人如用  
公做一腳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  
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緣這個只是  
理會卜筮大槩只是說箇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却有此  
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  
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  
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別開這一機然才有个一二後  
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過他不佳然  
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許多曉畸如後  
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  
曉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



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柰何  
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  
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  
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存上下經兩篇皆  
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  
中因存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麼若  
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  
只是為卜筮而作某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  
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  
如火珠林之類書錄公謂珠林樣許多道理依舊在  
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

當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  
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  
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樁模樣存一朋友言恐只  
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  
長又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安卿問先天圖存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  
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存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  
只是據見在底畫淳錄云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初做兩  
儀淳錄云圓圖作兩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  
耦淳錄云圓圖作兩便存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太  
極下面存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



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淳錄云不齊或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齊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兩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遷云

此書豈可今凡民見之其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齊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淳錄作求師親賢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齊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  
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



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  
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因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  
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  
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凶吉悔吝便在  
我看我把你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  
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  
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淳錄云彼九二六四無  
頭無面何以見得如此  
亦只是在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  
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  
濶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  
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皆繫  
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  
曰不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  
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兢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  
地焉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  
得耶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  
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定云求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  
水東亦惟洛食灋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  
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灋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



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  
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  
曰揲著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  
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卦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  
卜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看五兆卦。將五筮  
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  
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  
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義剛曰  
博錄略  
防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  
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賀孫

易乃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  
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象象之  
類。乃說出道理來。李復  
易只是个卜筮之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  
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備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  
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九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  
卜之  
鬼  
神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  
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个義  
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是



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為卦使因卜筮而知所  
脩為之忌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其不敢教  
人看易為這物濶大且不切已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  
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  
筮故爻中出此今無此事了都曉不得  
看繫辭須先看易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  
說卜筮却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  
只見說易為卜筮作便群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  
此立教曰聖人丁寧曲折極備因羊大畜九良馬逐讀易當如  
筮相似上達鬼神下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  
說出模樣不及作為而天下之道不能出其中可學云

今人皆執畫前易皆一向亂說曰畫前易亦分明居則  
玩其占不待占而占自顯者可幸

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

盡天地萬物仁友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  
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  
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  
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  
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  
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  
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



重也。這個道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時章

劉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三者之德而不習無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子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便是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箇。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自看得。文蔚詳。



用之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學須用習然後至于  
 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育此象而  
 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育  
 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  
 至于不習在學者之事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育此  
 意在用之曰然不習無不利此成德之事也曰亦非也  
 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育此象而已若占得便  
 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其之說易所以與先儒世  
 儒說不同正在于此學者須曉其之正意然後方可推  
 說其他道理其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徑去若才惹  
 著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意矣池錄云如過門相似是

直原過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惟說易之道理精細却不妨若縱候近兩邊觸動那劍便是橢不過便  
 之本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

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  
 入籠不得如其之說雖籠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  
 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  
 用元有許多道理任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  
 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識得好池錄云只  
 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  
 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其所以說易只是卜  
 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个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  
 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



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說許多道理。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箇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卜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亦嘗說破。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

則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太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者。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又曰。



末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  
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浸  
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  
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  
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  
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  
只是明箇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  
然伏羲作易只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  
凶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得箇古人教人也不甚  
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  
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

教胥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  
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又曰某此說據其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為如何  
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

問曰對錄所為  
三池錄文差畧

陽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  
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  
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  
所說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  
而無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



而得其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  
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錄

論易 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  
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訪到這裏若無這事  
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育是事預先  
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  
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  
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  
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  
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這道理否坤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

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  
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  
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修省欲  
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  
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  
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資易即就胸  
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  
有此氣便育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  
川作兩意未穩時牽



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于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歎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象也。時  
牽。○。惟。梁。在。上。面。蓋。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設。上。自。王。公。而。下。達。於。庶。人。故。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歟。斯。天。下。之。疑。但。聖。人。說。象。則。理。在。其。中。矣。因。牽。剝。之。上。九。碩。果。不。食。五。陰。在。下。來。剝。一。陽。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食。君。子。得。與。是。君。子。在。上。為。小。人。所。載。乃。下。五。陰。載。上。一。陽。之。象。小。人。剝。廬。者。言。小。人。既。剝。君。子。其。廬。將。自。剝。看。古。今。小。人。既。剝。君。子。而。小。人。亦。死。亡。滅。族。豈。有。存。者。聖。人。之。象。只。如。是。后。人。說。易。只。愛。將。道。理。堆。梁。在。上。面。聖。人。本。意。不。解。如。此。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爻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



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  
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利見大人一箇是五在  
上之人一箇是一在下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  
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群臣  
自齊群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  
處當時又那曾齊甚麼爻與某爻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  
如此又何曾齊甚麼人齊甚麼人說齊甚張三李四中  
間都是正吉不曾齊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  
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  
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  
添許多說話也是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

教分明大抵只是因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  
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此子屈曲遮  
蔽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裏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  
得便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  
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與人說便分  
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  
頭伉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光  
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書  
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



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  
常溫習。方見滋味。續

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維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

傑人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  
是利于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  
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  
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  
已有益也。義剛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  
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

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  
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  
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  
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  
翱翔歸於海之渚。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  
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  
鳥如何。海渚如何矣。個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於岐山。利  
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  
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事亦如之。賜復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則田獵之事亦占也。個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道理。旁門曲遞。正理不如此。淵。

今之說易者。先搭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看與義可推。或曰。布耆求卦。即

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

變通。或以支干推之。方子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道夫。

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裏面。但只未說到這處。如楚辭以



神為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義。固是說君臣。但假託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之意。今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及那處。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理來滾說了。李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樸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周禮所載蒐田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自識了陣法。所以更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道夫問今之撰著。但見周公作文辭以後之撰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又如何撰。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

攷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煞有文字。如今所見。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所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却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不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法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榦



以四約之者。據之以四之義也。以下啓蒙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耦。各是兩箇四也。淵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

不變。淵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育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

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

淵

所以到那三畫變底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爻之辭

者。無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

則更多。淵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變。

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九變。須就其變

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

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

處。少者便只是初。賀孫。孝履錄云。變者下至上而止。

主

內卦為貞。外為悔。因說生物只有初特好。九物皆然。康節爻說。問。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

末後闡珊底。貞是頭邊。淵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悔如何。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

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

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



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問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各一箇先後首尾續

陳曰善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何義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是事已如此了凡悔吝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吝內卦之占是事方如此外卦占是事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有始終之意雜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

卦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

蒙

卦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剛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過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真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



底意 礪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淵

悔陽而吝陰方子

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  
揲著之說恐不須恁地方子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如大橫庚庚必啟  
未歸時曾占得淵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  
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  
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亦是  
啟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備

今人以三錢當揲著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六爻

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可奪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方子

問筮短龜長如何曰筮已費手可學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

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

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

三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絕鑽拆便無

救處全不可容心賀孫

因言筮卦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

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



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廣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著也。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扞搯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存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即龜。用二即著。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覓。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覓是金。曰貞曰悔。

即是內外卦也。謨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金兆從右邪上。火

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直。只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

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

庚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孫賀

程沙隨說大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

云得之卜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蓋橫是土。言文帝將

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

也。卜兆見洪範疏云。橫者為上。壽

漢卿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嚮。欲求甚紋。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曰要



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  
先以墨畫定省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固重此洪範  
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于人則用靜吉用作凶漢卿  
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杓知此却是無知也曰所以古  
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  
利禦寇不利為寇賀孫

卜必先以墨畫龜看是卜何事要得何兆都有要拆鑽處  
依此墨然後灼之定例或火或土便是墨畫之拆痕

處謂之食振

南軒家有真著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

甲子起卦始於東唐璠

象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  
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  
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  
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廣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人象如此只是如  
今晚他不出淵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輝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  
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  
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類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  
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  
來人推說出來底淵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  
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  
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淵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  
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  
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

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  
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  
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  
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若恁地說則  
成穿鑿了李履

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  
不可為求象不得便喚做无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  
象淵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  
却就那入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  
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入九五飛龍便



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淵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卦却專說龍如此之  
類皆不通格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陰而止復剛動  
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  
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子履  
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  
未濟却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却在六二不知  
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  
可見問諸家易除易傳外誰為最近曰難得其間有一  
二節合者却多如渙其群伊川解却成渙而群却是東

坡說得好群謂小隊渙去小隊使合於大隊問孔子專  
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門不  
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  
不知象數但依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  
大抵去古既遠書多散失今且以占辭論之如人占婚  
姻却占得一病辭如何用以此處聖人必有書以教之  
如周禮中所載今皆亡矣問左氏傳卜易與今異曰亦  
須有所傳向見魏公在揆路敬夫以易卜得睽卦李壽  
翁為占曰睽為戈兵兌為說用兵者不成講和者亦不  
成其後魏公罷相湯思退亦以和反致虜寇而罷問康  
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問渠之學如何曰專



在數上却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曰今世學者言易多要入玄妙却是遺書中有數處如不只是一部易書之類今人認此意不着故多錯了曰然學可

皆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曰說得好學蒙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淵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多個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

我朵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却是變化不測底物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晦之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淵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育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推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坎蒙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已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



非有勇決不能貴乎用力也。人傑。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礪

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卦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廣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

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若未得正路。昧先去理會這樣處。

便踈略。箇。文。蔚同。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三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廣



審吸出限出佳當為辨與佳古何吸何法附之其佳黃  
與二其出以對兩其出其與鑿一至於九其嘗附之曰  
樂之參本上亦本其三云土而兩其正而也四則也三  
跡心則以非佳百非各根隨一合隨辨與也遂結非其辨  
則親部同  
必財資益本為無耐昔未對五部相夫去野會鼓對與  
夫野會對五當對野了辨對林出等些小零河與文合  
野是書盡始吸出奉合州會心問野親知學善其具  
與衆出野革乘風飄衣具出奉出華與對野育出意思

重錄朱子語類卷六十七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林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易三



綱領下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

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

理又多閑祖○道夫錄云利貞貞吉文王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

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

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

矣道夫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

義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

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

是尚占之書明德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用

小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

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

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各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

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

畫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淵○非祖錄云須將伏羲

孔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看

問陽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

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

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

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



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總有兩則便有四。總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

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着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



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  
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  
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眾人  
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  
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  
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  
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  
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  
着物上故一卦一文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  
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  
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

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  
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  
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  
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  
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  
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林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為他說  
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  
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  
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  
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易如  
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



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未至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

不應是才王自說也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

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自見本旨矣

方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孫

邵子易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

謂魏伯陽參同



契魏東漢  
人。德明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  
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  
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  
以無他。胷中德明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淵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四卦震巽含艮。又說八卦。乾  
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傑人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  
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

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  
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陽中只有箇奇  
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着底。康節盡  
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不過如大  
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着。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  
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  
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此條有誤可  
詳之。淵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疏闊。易中只存箇奇耦之數。天  
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着底數也。惟此二  
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為也。因言或  
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



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  
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方子高錄畧

程子易傳

有人云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計  
功謀利之心若劈頭仔細看雖未知後面凡例而前看  
工夫亦不落他處方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  
殲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

見何嘗看一句不着實大雅

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

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能得如此

自然。開祖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  
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  
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  
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  
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道六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看箇入路見其精密  
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  
無啟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啟發處非是易傳不  
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



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礪工夫。營  
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  
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  
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  
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  
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  
細密商量。令平正也。樂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  
得守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  
緣會有聰明。樂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

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  
九妙。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着工夫補綴。亦安  
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  
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從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  
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  
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  
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  
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  
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



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  
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  
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聞也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  
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  
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  
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  
為太極而兩儀又為四象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  
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  
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  
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

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  
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  
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  
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  
皆極精錄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依一部  
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說陽便及陰  
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太走作近來林黃中  
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卦也是好笑  
据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  
筮之書全不要恁他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且



可須用添一重卜筮意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  
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占得初  
九是潛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文言釋其所  
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  
又不須作設戒也浩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無  
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  
傳却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祖閑

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  
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

為漸苗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育聖人用賢人有賢  
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  
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  
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淳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

生曰伊川求之便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  
是則是不可枉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育就事言者有  
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  
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繫  
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枉定做人說復學



伊川易煞有重叠處孫賀

易傳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謹公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

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復

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似此

處却閑過了學可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

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

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

蘊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

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

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當

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辣曰伊

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

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

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德輔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

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

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淵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

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



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湏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碍。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

孫賀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軀中育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節。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

征伐。皆是典禮。典禮只是常事。孫賀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契力為人處

寓

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方

婺州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說聖字。從壬不當從王。當

朱子本義啟蒙

看易先看其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其說。却易看也。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肅

方牀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曰且湏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



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雖卒說且須熟讀正文又當自

悟雅大

其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

已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礪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屢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

萬物取汙來濶徃徃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

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

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曾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有

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麓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

云某說語極詳易說却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

骨子則障了一諾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

不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

方子淵錄云易中眼象

巧底育生得麓拙突兀

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

燭籠添了一條竹斤便障了

張明盡徹去了使之

牀光明豈不更好蓋是着不得

說如此看來則取象如何物得

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

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

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

底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好

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

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

不致遺恨云備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某之啟蒙自尋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晚往待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啟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

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惟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啟蒙警學篇云理當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因云程易中奇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体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時舉

敬之問啟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躰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



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揆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体該本無謂理之躰該萬事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躰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無虞人必陷於林中君子欲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

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當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之志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不曾說



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  
之卦自以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  
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  
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  
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  
而不吉者若楊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  
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又濫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  
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百去揆他意不  
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談  
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

不要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揆他底不着  
所以未得他受用孫

讀易之法

易不可易讀泳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  
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淳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  
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  
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  
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  
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



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擇為十經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備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雜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淳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詩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孝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

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孝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焉以言者尚其詞說程子所以動者尚其變已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詞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



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其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嘗謂上古之書

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廣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個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孫賀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為褒亦可。以為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天抵不比詩書的難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一作平易求其象。去偽。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此爻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着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此所謂潔淨精微。易之教也。學履。在人。只是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此。至虛至靜之中。存個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得精微。謂易只是個潔淨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畫錄云。未畫以前。只是渾然。淨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存個象。方說出許多



象教吉凶道理所以禮記曰潔淨精微易教也蓋易之  
 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個有這故事謀  
 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交畫之先  
 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渾然一心既有交畫方見得這  
 交是如何這交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  
 做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以靈若是似而今  
 說得未恁地拖泥帶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  
 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  
 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於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  
 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  
 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  
 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  
 難看蓋如此賜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  
 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  
 醫家詩說亦有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  
 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  
 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終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  
 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迺去添他實  
 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  
 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  
 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  
 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  
 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盞貳今人



硬說作二筮其實無二筮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  
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礼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  
貳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為一說無來歷全  
不是聖賢言語蓋

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淵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文曰易爻

辭如籤解節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鶻突地看便無

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條暢要看

上面一段莫便將傳拘了胡

陽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季札

八卦文義最好玩味祖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

日統看方仔細因吳且之記不  
起云然閑祖

和靜學易從伊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都

成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礪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

甚意思盡

季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

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

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自

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替陽爻



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离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康無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康陽物指五無虞無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蒙端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礪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

相連處泥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

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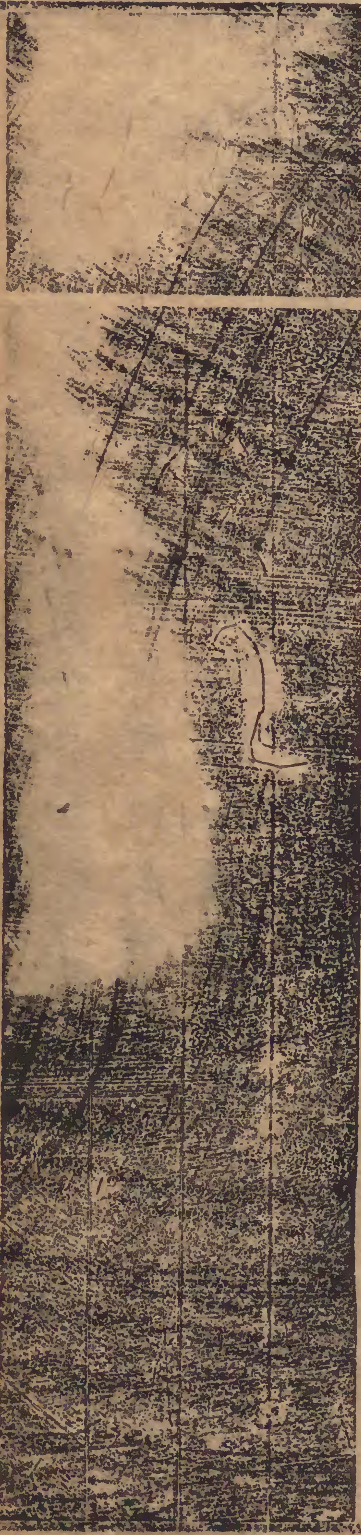
潔淨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

不似它書便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

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學蒙

潔淨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黏去声方子

佐錄云是不沾着一个物事





問讀易若是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已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其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齊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各長處曰東坡解易大躰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浩

總論卦象文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只如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象象各從爻下近日呂伯恭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都不說王弼據其考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雜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爻爻是交變之義所以為爻齊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齊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齊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齊齊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  
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  
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  
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  
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  
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  
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  
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  
下繫也左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  
下繫之以辭也  
銖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  
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淵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  
淵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見侯大  
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礪  
或說一是乾初畫某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  
初畫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淳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  
可見本義繫辭上第六章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所覆內皆天之氣  
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



相似正如扇之運風。既之蒸飯。扇既。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錄。個。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人從欲。則凶。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雖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決吉凶。夫子便象辭中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也。此是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則更無可避禍處。故象曰。不可如何也。當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

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元貴人之類。易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爭。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淵。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淵。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淵。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



以括囊

淵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李復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卦或是時爻或是事都定不得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

淵

卦體卦變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下作

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礪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其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即與季通在旅剛象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須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象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揚  
奎之云上經反對九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先生  
曰林黃中等上下經陰陽爻適相等其筭來誠然子方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  
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  
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  
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  
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元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  
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  
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  
由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

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  
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  
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  
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三  
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  
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  
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  
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  
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  
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  
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



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錄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

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

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

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李蒙錄云。自此八卦

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

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

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艮。按三畫之卦

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六

六三十四。八八六十四也。即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三十六。與六十四同。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

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

其餘皆是對卦。淵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

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對。然只是此

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淵。文蔚錄。作險而能忍。則為

訟。別名。作

互體。自左氏以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李可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淵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

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



互體這自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淵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  
卦共成八卦淵

問陽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  
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  
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  
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  
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  
等皆支蔓不必深泥時

辭義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節

易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

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道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錄

象數義多難明振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  
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  
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  
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淵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  
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  
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剛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也。熹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此字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泳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介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祖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學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寢時。要發掘。傍近數百家墓。差御史往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且如今賞賜人。與之百金為多。五十金為少。與七十金為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更商量甚中。淵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必厲多是在陽爻裏說。淵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淵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

歉淵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驕說出此義。曰易雖說

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歷牽易中諸卦文無時義可言者。○德明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

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着不

爾。都只恁地。鶻突過。賀孫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

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

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

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明德

聖人說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內為吉。至否又以在

上為吉。六槩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

被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不好事。只得慚惶

更不堪對人說。礪

上下經上下繫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某看

到未稍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礪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  
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  
孟子末後却刻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尋樣說話也不  
可曉淵

論易明人事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淵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  
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  
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  
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  
恁地應淵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  
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  
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  
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微者淵  
問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  
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  
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  
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象小人言大人否亨言  
小人當否之時能包象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  
所以為君子謀也廣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



分陰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孫頌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個

論後世易象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

見康節說處子方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介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

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是待他動

時方可須更一葉落地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

當在甚時死淵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

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

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

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

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

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陽臨是兌在

坤下陽泰是乾在坤下陽大壯是震在乾上陽夬在

乾上陽乾是乾在乾上陽姤是乾在巽上陰遯是乾在



艮上陰二否是乾在坤上陰三觀是巽在坤上陰四剝是艮在坤上陰五坤是坤在坤上陰六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事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

知太玄却是學它義剛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大玄有三介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孫夔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

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方子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方子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必大

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冥可見泳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黃宮性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  
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淵但是指  
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言仁義  
之心異學可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  
儒解經亦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方

替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祖閑

日家四廢之說温公替虛只此而已當

替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祖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  
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它曉那  
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注  
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  
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  
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關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  
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  
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  
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  
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



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恠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恠。儀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  
 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  
 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龐  
 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  
 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  
 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淵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  
 說者恐是東坡揚

易舉正亂道  
必大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兩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

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  
 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  
 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淵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禩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  
 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决烈明白  
 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  
 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得開如尹和靖則便說  
 不出范氏講義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  
 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摠括古今言利之說成  
 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延進  
 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辨如孟子便長



於辨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辨。但於緊要處，反復論難。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標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必大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說籍

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方錄道，猶

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其

答之，必先教他将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且熟讀

曉得源流，方可及此。輝口方錄云：先生云：此不可曉。其實見而未形，有無之間為象形，則

為器也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

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

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箇說話，

乍看似好，但學易功夫，不是如此。李復錄云：他自是一家說，能悞人。其說未

是，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

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謨

譙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大極。其

意思是說道念慮才動處，便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

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

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

涪人譙定受學於二郭，載子厚為象學。其說云：易有象學

數學，象學非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傳也。譙與原

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為文辭，則可。若見處，則未。公豈不



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耶後云語直傷交幸冀亮  
察○見字本當音現譙作如字意○譙作牧牛圖其序  
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性斯見行敬則  
誠斯至草堂劉致中為作傳甚詳方

先生因說郭子和芴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

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脊著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

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脊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

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辨先生揲

子和說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為六十四却

是按古如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

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

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

作一文字辨之矣剛

或言某人述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而底物故人人各

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西人所注說得一片道理

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秦秋亦然廣

因說趙子欽名肅易說曰以其看來都不是如此若脊此

意思聖人當初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

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

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来恐都非聖人作易之

本意須知道理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



其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他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

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時舉

因看趙子欽揚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如，初間是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為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續

趙善譽說：揚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箇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箇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



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最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廣

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明德

林黃中來見論易奇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

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祖闕

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然易中多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人所謂精神發揮乃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為易之理寫真

學可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今不  
必問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  
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學可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

師卦象倒說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  
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  
亦一義也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  
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蓄衆等處因卦以  
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  
儘有也大雅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繁  
絮此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辨得其書甚謬  
李壽翁甚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  
此文乃不啻留底禪不啻留底修養法不啻留底日時  
法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  
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  
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大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  
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恪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  
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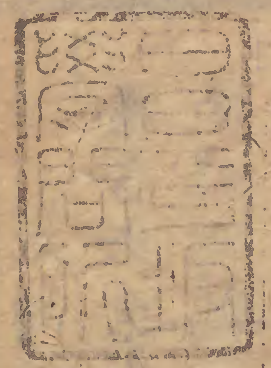
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自捉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得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是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逐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

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活是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個



卷之七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  
十四卦皆有用處 斫



道春一見了





十四封皆有用處

右  
卷  
六  
十  
七



